

卡 尔 · 麦 世 界 探 险 丛 书

魔鬼峡

〔德〕卡尔·麦 著



- 冒险、悬念、风情文化
- 全球畅销一亿三千万册
- 已译成三十六种文字
- 中文版首次独家授权

中国妇女出版社

魔鬼峡

〔德〕卡尔·麦 著
潘海峰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峡/(德)麦(May,K.)著;潘海峰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12

(世界探险故事丛书)

ISBN 7-80131-289-9

I.魔… II.①麦… ②潘… III.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285 号

魔 鬼 峡

卡尔·麦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首都发行所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1/32 14.5 印张 319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31-289-9/I·38

定价:20.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Der Schut

©1999 by Karl May Verlag, Bamberg, Germany

中译本前言

走进卡尔·麦的世界，你不仅会被主人公游历、冒险、行侠、与严酷的自然灾害搏斗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为其中穿插的对非洲原始部落黑人狩猎河马的情景，北非原始部落人狂欢的壮观场面，中东恶徒偷盗走私木乃伊、穿越沙漠掠奴贩奴及被追捕的惊险镜头，充满地方色彩的宗教盛典，美洲印第安部落奇异的生活观念和习俗，美国西部拓荒淘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等的生动描写所陶醉；他叙述的拿破仑时代盛事、西班牙将军弗朗哥与波斯人的战争等，会把你从大毁灭、大阴谋、大谋杀一直带向高贵心灵的胜利……这一切让你读而不忍释卷。

悬念、生动的情节、迷人的自然景观和风情文化、悠远的历史感，以及揉神话、探险、游记和哲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手法，这便是卡尔·麦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处处闪现的智慧、人道精神和正义感、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使人在欣喜入迷之余，获得许多教益启迪；而其中勇与罪恶、灾难和自身弱点搏斗的主人公，会使得你觉得这是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主人公了。

卡尔·麦 1842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纺织工家庭。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 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 1878 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00 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如今，卡尔·麦在德国萨克逊的故居已被改成一座纪念馆，卡尔·麦的半身铜像装点了那座城市的广场；他在德勒斯登附近的别墅——“老铁手别墅”也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美洲印第安文物，以及卡尔·麦的全部著作和他收集的大量纪念品；他的许多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根据卡尔·麦的遗愿，那儿的雷迪伯尔大学已成为负责“卡尔·麦慈善基金”的专门机构。

卡尔·麦和他的著作受到了众多世界名人的赞誉——

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曼恩·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说：“他书中鲜明的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悬念显示了虚构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永恒魅力。……他是实现愿望类小说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作家。”

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评论他说：“我最喜欢他书中几乎通篇隐含的为争取和平和共同理解而显示的勇气。”

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真的，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受他影响，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感到孤寂无望时，他仍是那么的亲近于我。”

美国西巴利（The Seabury Press）出版社评论说：“卡尔·麦书之畅销，证明他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虚构小说家。在他的时代充斥了大量畅销探险小说和人物，但卡尔·麦的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现代人失去的灵魂。”

卡尔·麦丛书出版近一个世纪来畅销不衰，已被译成三十六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行销一亿三千万册，却一直没有中文版。现在我们能获独家授权、翻译出版这套脍炙人口

的小说，实感到有幸，相信我们一年多的努力不会徒劳，更愿意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难得的享受和收获！

在此套丛书的翻译编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罗婉华女士、欧美同学会妇女分会副会长张蝶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潘海峰、王泰智、李昌柯、杨鉴、李张林等先生在校译、资料收集等方面废寝忘食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不妨走进卡尔·麦的世界去瞧一瞧。

目 录

1. 哈勒夫遇险	(1)
2. “东方之花”	(35)
3. 古斯卡和尤纳克	(58)
4. 猎熊记	(86)
5. 魔鬼峡	(109)
6. “宝石洞”	(145)
7. 解救林赛	(175)
8. 匪首的亲信	(213)
9. 一个危险的陷阱	(240)
10. 在地下	(265)
11. 追击	(308)
12. 葬身深渊	(341)
补记：我的骏马里赫	(375)

1. 哈勒夫遇险

我们的旅行现在快要接近目的地了，可以预料，最后的路程是最难走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地面的状况，因为我们的面前是山峦、悬崖、山谷、沟壑、原始森林和沼泽，穿过这些地区颇不容易；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跟踪和现在还要跟踪的目标和事件要求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等待我们的艰难和危险比以前更大。

我们的向导伊斯拉德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生活中有趣的插曲，描述了这个地区有意思的风土人情，使我们忘记了时间概念。

原来我们经过的穆斯特法平原位于瓦尔达尔河的左岸。我们现在到了河的右岸，地势逐渐升高，可是土地仍很肥沃。我们从茂密的棉花田和烟草地边走过，看到硕果累累的柠檬林。但是伊斯拉德告诉我们，肥沃地区很快就要到头了，我们在特雷斯卡河对岸甚至会看到“梅拉”地区。

为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应当回忆起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曾分为五个不同的级别。

第一级为“米里杰”，即国有土地。不言而喻，贫瘠的土地不在此列。第二级是“瓦库夫”，即慈善捐赠的财产。假如土地所有者死亡时无直系继承人，则其全部土地自动归属此类。第三级包括“米尔克”，即私人土地。所有权证书不像在我国按照准确的丈

量而是根据大致估计颁发的。每次更换所有者需经政府批准。在当地只有通过贿赂有关官员才能获得批准。私人土地还深受纳税中盛行的滥用职权之苦。例如，农业需纳 30% 的实物捐。但是收税人一般推迟收取这 30% 的实物，直到农作物开始变质。农民为挽救收成，不得不交纳多于 30% 的实物捐。下一个等级是“梅特鲁克”，包括道路、公共场所和村镇土地。道路状况大都很糟糕，这是这一地区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最后一个等级是“梅拉”，包括所有贫瘠的不毛之地。这就是我们的向导所称的“梅拉”土地。

我们登上两三块平坦的梯田，到了一块高地，高地的西部在特雷斯卡河边形成一个陡峭的斜坡。我们在高地骑马穿过了几座村庄。高地上最大和最落后的地方是巴尼亚，它在我们前进方向的右侧。

因为我们知道伊斯拉德会带领我们一直往前走，所以从未去想寻找走在我们前面的苏耶夫的足迹。再说寻找他的足迹还会拖延时间。我们大约走了四小时后，到了一片稀疏的树林。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骑马人的足迹，由左边向我们前进的方向跑过去了。不能完全肯定，但估计这是苏耶夫留下的足迹，可以断定，骑马人是在急于赶路。因为足迹向着我们走的方向延续下去，我们就沿着这些足迹前行。后来又发现了右边有数匹马的足迹。

这时我翻身下了马。稍有经验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多少匹马才会留下这样的足迹，假如不是太多的马过去了的话。我看到，有五个人骑马到过这里，因此这极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的痕迹。从马蹄留下印迹的边缘已不太清晰这一事实判断，这些人跑过去大约已七小时了。

这样的判断，应考虑许多因素：天气情况，土质是硬是软，是沙土还是粘土，是光秃的路面还是长有植物。还要注意空气的运

动和白天的气温，因为阳光或大风会使足迹很快变干。无经验的人在作这种判断时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沿着这些足迹前行。过了一会儿走出了树林，又到了开阔地带。一条路与我们前行的路交叉，我们发现足迹向右边的小路拐下去了。我停下来拿出望远镜看看前面能否有一座村庄或一家农户，为此那些骑马的人才在此处拐弯。可是我没发现有这类目标。

“我们怎么办呢，先生？”哈勒夫问，“我们现在可以沿着足迹走，也可以继续跟伊斯拉德走。”

“我决定让伊斯拉德引路，”我回答说，“这些人只是暂时走上叉路，过一会儿会返回原路。我知道他们想到哪里去，我们应当快马加鞭，也向那个方向去。走吧，方向不变！”

我正欲驱马前行，伊斯拉德却说：

“先生，也许跟着这些人的足迹走是正确的。右边有一大片田地，我们从这里看不见。在那片地上有一座小农庄，我们跟踪的足迹可能是要到那里投宿的人留下的。”

“我们在那里能获得什么情况吗？他们不会在那里久留，而只是讨杯水喝或要块面包吃。不能指望他们会対住在那里的人讲实话。我们照常走吧！”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就改变了注意，因为我一眼就看出，痕迹相当新。我发现马过去不到两小时，因此我们还是向右拐，去看看那个农庄。

农庄距我们并不远，我们很快就到了。这里的地势向着有一条小溪的山谷倾斜，下面是茂盛的草地和良田。但当地的农户仍给人以贫穷的印象。

一个人站在门口，他一看见我们就躲进屋里。

“先生，好像这位农民不欢迎我们。”奥斯克说。

“他会同我们讲话的。我想，他有些害怕，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对他不客气，这是他们的习惯。伊斯拉德，也许你认识他？”

“我见过他，可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伊斯拉德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我，但我到过他的家。”

我们到了门口，门已锁上了。我们敲敲门，但无人回答。我骑马到房子后面，那里也有一个门，但也锁着。

当我们用力敲门并喊叫时，一扇窗子打开了，露出一支火枪的枪管。一人喊道：

“你们这些流氓，给我滚开！如果你们不停止喧嚷，我就要开枪了！”

“且慢，且慢，朋友，”我回答说，说着我就走到窗前，近得甚至可以摸到枪管子，“我们不是流氓，我们到这里并无恶意。”

“其他人也这么讲。我不再给陌生人开门了。”

“也许你认识我们中的这个人，”我回答说，并让伊斯拉德过来。农民看到这个年轻人后，慢慢收回枪，说：

“这不是特雷斯卡旅店牧羊人的女婿嘛！”

“是，我是牧羊人的女婿，”伊斯拉德证实说，“你也认为我是流氓？”

“不，你是正派人。”

“那好，我身边这些人也都是正派人。他们追踪曾到过你家的人，要惩罚他们。他们想向你了解，这些流氓在你这里想干什么。”

“我相信你的话，我把门打开。”

他把门打开了。当他来到我们身边时，我看到，这个矮小、瘦弱、战战兢兢的人还不大相信我们，因为他手中仍握着火枪。他对屋里喊道：

“母亲，请你来看看他们！”

一位腰已弯曲的老年妇女拄着拐杖走了过来，看看我们。我

发现她的腰带上挂着一串十字架念珠，因此问她：

“老妈妈，感谢耶稣基督！你想把我们赶离你的家门？”

这时她那满布绉纹的脸上闪出了温和的微笑，回答说：

“先生，你是基督教徒？哦，他们有时最坏！可是你看来善良。你们不会伤害我们吧？”

“不会，肯定不会。”

“那我们就很欢迎你们。下马到屋里坐坐吧。”

“请允许我们坐在马上，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走。可是走前我知道，那六个骑马的人在你们这里干了什么。”

“他们开始时只有五个人。第六个人最后才来。他们下了马，没经我们允许就牵着马匹到苜蓿地，把我们的良田都践踏坏了。我们要求赔偿，因为我们是穷人。可是刚张开口，他们就举起了鞭子，我们只好闭口不讲了。”

“他们究竟为何要在你们家投宿？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肯定要绕不少路，对吧？”

“他们中的一人感到不舒服。他的一只手臂受了伤，很痛苦。他们揭开他的绷带，用水冷却伤口。数小时后，一个人照看伤员，其他人在房中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都弄到一起，把我们的牛肉及其吃的东西一扫而光。他们把我的儿子和儿媳关在阁楼上，并将梯子撤走，使二人下不来。”

“那你躲在哪里了？”

“我？”她回答说，眼中闪出狡黠的光芒，“我假装听不见什么。人们容易相信老太太耳背。这样我就可以留在屋里，听他们讲些什么。”

“他们谈了些什么？”

“他们谈到本尼西，要他及其陪同者同归于尽。”

“这个人就是我。请继续讲。”

“他们谈到特雷斯卡旅店店主，他们今晚想住到他的店里，还谈到那个烧炭人，名字我忘记了。”

“是不是叫萨尔卡？”

“对，是叫萨尔卡，明天他们想住在他那里。他们还谈一个什么首领，住在卡拉……卡拉……我不知道这个地名叫什么。”

“是不是叫卡拉尼尔万？”

“对，他们想在卡拉尼尔万旅店会见他。”

“你是否知道这个旅店在哪里？”

“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说在哪里。可是他们曾谈到一个弟兄，他们中的一个人想在那里会见他。他们还说出了他的名字，可惜我想不起叫什么了。”

“他是不是叫巴鲁德·阿马萨特？”

“对，是这个名字。可是先生，你比我知道得还多。”

“我当然知道许多情况，我只是想通过我的提问证实我的对错。”

“他们还谈到这个卡拉尼尔万旅店绑架了一个商人，要他付赎金。可是他们嘲笑他，因为即使他付了赎金，他也不会获释。他们想压榨他，直到他一无所有，然后再把他杀掉。”

“啊！我估计会这样。这个商人怎么到卡拉尼尔万旅店的？”

“是你刚才提到的巴鲁德·阿马萨特把他引诱来的。”

“没有谈到商人叫什么名字？”

“这是一个陌生的外国名字，因此我没有记住。特别是因为当时我很害怕。”

“可是假如你再听到这个名字，你能否知道这就是那个人的名字？”

“肯定会知道。”

“他是不是叫加林格雷？”

“是的，是的，他是叫这个名字，我全想起来了。”

“关于他们的打算还谈了些什么？”

“没了，因为这时第六个骑马人来了。他是个缝补匠，他说他遭到敌人追击，跳进瓦尔达尔河中。现在我知道了，你们就是这些敌人。我不得不点起火来，让他烤干衣服。这个缝补匠讲了他受了笞刑。他走路很困难，没穿鞋，只用涂有油脂的碎布缠上了。我为他弄了些新的碎布，因为我们无油脂，他们宰了我们的山羊，从山羊身上取出油脂。这不是可耻的残暴行为吗？”

“当然是。这头山羊值多少钱？”

“肯定值 50 皮阿斯特^①”

“我的陪同哈奇·哈勒夫·奥马尔会送给你 50 皮阿斯特。”

哈勒夫拿出钱包，给她半个土镑^②。

“先生，”她吃惊地问道，“你是不是想赔偿你的敌人造成的损失？”

“不，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奥斯曼帝国皇帝那么多的财富，可是我们能为你买一头山羊。把钱收下吧！”

“我很高兴大胆地给你们敞开了大门，没有装聋作哑。欢迎你们来，欢送你们走。祝你们一路平安，一切顺利！”

我们告别了这一家人，然后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了。

我们先是到了一片开阔地带，我们的向导本来是很快活的，现在却沉思起来。我问他是何原因，他回答说：

“先生，我本来对你们的处境没有看得那么严重，现在我才认识到它是多么危险，这使我忧心忡忡。假如你们的敌人从埋伏中突然袭击你们，你们会牺牲的。”

“我不相信会这样，我们会进行反击。”

① ②均系土耳其货币。一土镑等于 100 皮阿斯特

“你根本想象不到，这里的人投掷飞斧有多么准确，没有人能躲过向他掷过来的飞斧。”

“我认识一个人，他有办法。”我回答说。

“我不相信。他是谁呢？”

“我本人。”

“哦！哦！”他笑了，从侧面看着我，“这肯定是开玩笑。”

“我是很严肃的，曾有人想用飞斧致我于死地。”

“这我不理解。他肯定不知道如何使用飞斧。你到山里去，能看到使用这种可怕武器的能手。你让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人表演一下如何使用飞斧，你会吃惊的。”

“我的对手正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

他不相信，摇摇头，接着说：

“如果你能避开他的飞斧，他对你就没辙了。你战胜他了？”

“当然战胜他了。我制服了他，但留给他一条命。他把他的飞斧送给了我，现在挂在我的腰带上。”

“我早就暗自欣赏这把飞斧。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武器。我本以为，这是你在某个地方购买的，为的是显示你的威武。尽管你把它带在身上，但对你没有用，因为你不会投掷它。难道你已掌握了这种本事？”

“不是，但我会使用其他斧形武器。”

“在哪里学的？”

“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在美国。那里有土著民族，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就是飞镖。我向他们学了使用方法，在那里这种武器称作战斧。”

“可是土著人不可能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

“相反。我不认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会像一个印第安人使用战斧那样熟练地投掷其飞斧。飞斧是直线投掷，而战斧是曲线抛出

的。”

“是否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本事?”

“每个印第安战士都会使用，我也会。”

他兴奋起来，双眼放出炯炯的光芒。这时他让马停下来，横在我的马前，这样我也不得不停下了。他说：

“先生，请原谅我这样急迫，对你来说，我算什么！可是要我相信你的话，那是困难的。我向你承认，我是会投飞斧的，可以同任何人较量。可惜我身上没带飞斧。”

“当然我也还从没投过飞斧，”我回答说，“但是我想，即使我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没打中目标，第三次也定会成功。”

“哎呀，先生，别这样想！”

“我想，我投掷飞斧要比你的花样多。”

“为什么？”

“假如让我投，飞斧在一段距离内会紧贴地面，然后又飞高，形成一曲线降下来，然后正好击中目标。”

“这不可能！”

“真是这样。”

“先生，你说话要算数。假如我有许多钱，那我就要求和你进行比赛。”

他翻身下了马，如此兴奋，我感到很有意思。

“可气的家伙！”哈勒夫边说，边做了一个骄傲的手臂动作。

“你指谁？”伊斯拉德问。

“当然指你。”

“这就是说，你认为你们的主人会获胜？”

“肯定会。”

“你看过投飞斧吗？”

“没有。可是他要比赛，他就会投。先生，我建议你同这个年